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栗亮◎著

阿树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A SHU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阿

树

栗亮◎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栗亮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树 / 栗亮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7.5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ISBN 978-7-5505-1172-9

I. ①阿… II. ①栗…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
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3597号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毕华书 卢 锋
责任编辑: 满 苑 金 琦
封面绘图: 赵光宇
封面设计: 琥珀视觉
插图绘制: 赵光宇
责任校对: 李玉芝
责任印制: 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1171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bjsj.com>
<http://www.dlmpm.com>
邮箱: my@dlmpm.com

印刷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0 mm × 220 mm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172-9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Mutu



一、陌生新世界 / 1

二、奇怪的树娃娃 / 17

三、新朋友——阿树与灰狼一家 / 34

四、超能力！超能力！ / 52

五、痛失所爱 / 69

六、再相逢 / 86

七、阿树被绑架 / 103

八、愤怒的黑魔力 / 119

九、爱，拯救世界 / 136



一、陌生新世界

阿星是幸福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学习成绩顶呱呱，体育成绩超级棒，待人谦和有礼貌，是老师眼中毋庸置疑的优等生，同学们争相学习的好榜样。他每天都在大家的赞叹声中昂首挺胸走进学校，信心百倍地举手回答问题，仿佛世间没有任何东西令他烦恼一般。是啊，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理所当然应该是幸福的，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漂亮温柔的作家妈妈和无所不能的工程师爸爸。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在某一天消失了。

那天上午，阿星正在教室里认真听课，他的小脑袋瓜儿快速演算着老师在黑板上列出的数学题。此时，一辆蓝色轿车正飞驰在高速公路上，车上坐着阿星的爸爸妈妈，他们刚刚从相邻的一座城市办完事往回赶。

“家杰，你开慢一点儿！”阿星的妈妈有些担心车速过快。

家杰就是阿星的爸爸，一家大型企业的机械工程师。

“我没有超速。这里路那么宽，又没有什么车，不要紧的。”

“我们不赶时间，安全第一。”

“请相信我的驾驶技术！”家杰很自信的样子，“对了，莉莉，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已经写完一半了。和出版商约定三个月以后交稿，时间有一点点紧张。”

“你放心，家里的事情和阿星有我照顾，不用你管，你集中精力写小说好了。写完之后可要第一个给我看哦！”

“那当然。”

“哈哈！你有没有在小说里写过我啊？”

“谁稀罕写你啊！”

“什么？！我这么帅，为什么不愿意写？我可是著名女作家苏莉的先生。”

阿星的爸爸开起玩笑来，他的注意力就分散了这么两秒钟，没有看见一条偷跑上高速公路的野狗。

“小心！”

随着妻子的一声尖叫，家杰下意识地猛打方向盘躲避。汽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狠狠地撞在护栏上，巨大的惯性和冲击力让汽车失去控制，连续翻了三个滚，等到一切恢复平静之后，已是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很幸运，除了额角被玻璃划破，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苏莉并没有

受到严重的伤害。她慢慢睁开眼睛，从剧烈的震荡中回过神，发现丈夫已经浸在血泊中了。

“家杰！家杰！你醒醒！你快醒醒！”

不知为何，家杰的安全气囊并未弹开，他的身体重重地撞击在方向盘上，鲜血顺着嘴角流下——他陷入了昏迷。

路过的车辆纷纷停下展开救援，热心人七手八脚将家杰抬上救护车。

那天放学，阿星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

阿星已经记不起上一次来医院是什么时候了，但每次来都不是好事，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次，他并不知道将是与爸爸见的最后一面。

心电监护仪发出机械而揪心的嘀嘀声。这声音，阿星以前只在电视里听说过。

爸爸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管子。他努力睁开眼睛，冲着阿星微微地抬了抬手。

“阿星……”

爸爸的声音很微弱。

在进医院之前，妈妈已经告诉阿星爸爸受了重伤，需要他给爸爸鼓劲打气战胜伤痛。

“爸爸，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有阿星陪着你，一定会好起来的！”阿星原本是打定主意不哭的，可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

来。

“阿星……不哭，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唯一的男子汉了，照顾好妈妈……”爸爸想用力握住阿星的手，可是他太虚弱了，只能把手轻轻地搭在儿子的手上，与平日里那个能够轻松扛起阿星的大男人判若两人。

“阿星……你出去玩一会儿，爸爸……有话和妈妈说……”

阿星擦干眼泪，默默出了病房，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愣。

病房里，妈妈早已哭成了泪人。

“我走以后，阿星……就拜托你了。”

“不，家杰你一定不会有事！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好冷……抱着我……”

妻子泣不成声，将爱人拥在怀中。

“莉莉，我要走了……这辈子遇见你，我好满足。”

“家杰……”

“对不起……我们来不及再给阿星生一个……一个妹妹了。”

家杰露出最后一丝笑容，“让他快乐，一定要让他快乐……答应我。”

妻子含泪点头。

“忘掉我吧……再找一个更好的人……”

家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家杰！”

监护仪的滴滴声变成可怕的长鸣，医生护士急急忙忙冲进病

房，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爸爸走了，永远走了。

阿星木然地站立在病房门外，看着世界在面前轰然崩塌。

两年后的暑假，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土路驶进了山坳中的一个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大森林的边缘，只有几十户人家。因为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了，所以村中剩余的多半是老人、妇女与儿童。

阿星母子的到来让村民们议论纷纷。

“这是谁呀？”

“不认识啊，游客吧？”

“瞎说什么呀，谁会上咱们这儿玩啊？”

“说的也是。”

出租车里的阿星已经长成十岁的少年了，他的面部轮廓和两年前无异，只是长高了，也更瘦了。自从两年前父亲去世之后，阿星就变得沉默寡言。妈妈并没有再嫁，却也很少与孩子交流，两年间只是埋头写小说，但创作似乎并不顺利，这让她很是苦恼。

妈妈摇下车窗向路边看热闹的妇女打听：“请问，李家的老房子在哪儿？”

“老房子不在村子里，还要往东两三里，开到没路的地方就是了。”

“谢谢。”

出租车向着妇女所指的方向开去。路越往前越不好走，虽然只

有两三里路，却花了二十多分钟才到。

“妈妈，就是这里吗？”

“应该是的了。”

老房子坐落在森林边缘的谷地，周遭看不见其他人烟，再往前便是浓墨绿色的密林，的确是偏僻极了。

出租车卸下母子俩的行李后绝尘而去。

“爸爸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嗯。后来他才去了城市……遇见了妈妈，后来……”妈妈的情绪有些激动，声音哽咽了起来。

面前的老房子是那种中国南方山区常见的两层小屋，因为长期无人居住，外观上已经很破败。两年前，阿星爸爸去世的消息传到小山村，阿星的爷爷奶奶受不了打击相继离世，这所老房子就一直空着。房前的院子里尽是半人高的野草，几乎看不出进家的路。

妈妈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尝试着开锁，可是锁头锈死了，怎么也打不开。

“你们是谁呀？”说话的是一个面容和蔼的老爷爷，他扛着锄头从院前经过。

“您好！我叫苏莉，是李家的儿媳妇，这是我的儿子阿星。”

“哦，你是家杰的老婆。啊……我是看着家杰长大的，可惜啊，死得太早了。”老爷爷叹了口气，“进不去吗？”

“钥匙打不开。”

“该是雨水把锁头都锈坏了。”

咣！

老爷爷用锄头直接砸开铁锁。

“进去吧。我家里有多余的锁，一会儿送一把给你们。”

“谢谢。请问您怎么称呼？”

“叫我老杨好了。”

老杨扛着锄头走了没两步，又回过头大声叮嘱：“记着关好门窗，可别让山上的松鼠和蛇进了屋。”

“哦，谢谢您。”

阿星推开老屋的大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母子二人连退了两步。

“咳咳，妈妈，这里好呛人。”

妈妈在墙壁上摸索了半天才找到电灯开关，按下去灯却不亮。

“太久没人住了，电应该是被掐了。”

借着屋外射进来的光线，阿星看见堂屋里的老式家具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屋角的蜘蛛网足足有脸盆大小。这地方能住人吗？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过暑假？”

“妈妈的小说还有两个月就要交稿了，城里太吵了，我静不下心，所以才想着趁你放暑假到乡下来安心创作。”

“哦。”

阿星的心里还是在打鼓，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最爱的足球，没有电视，没有Wi-Fi，要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度过一个暑假，真是考验人啊！



“我们一起来收拾收拾吧！”妈妈卷起了袖子，向儿子发出邀请。

母子俩开始逐个屋子打扫卫生，将许多没用的旧家具搬到其中一间屋子里存放起来，这样其他的屋子就宽敞多了。

打扫的过程中，阿星发现了通向阁楼的阶梯。那狭窄的木质阶梯尽头黑黢黢的，看起来阴森可怖，但对于一个十岁的男孩而言，又充满了冒险的诱惑。于是，他打亮手电筒，壮着胆子踏上第一级阶梯。

吱嘎！

木阶梯发出的声音吓得他身子一抖。稍稍定神，确定并没有张牙舞爪的妖怪之后，他才慢慢踏出第二步。

吱嘎，吱嘎，吱嘎……

阿星走到阶梯顶端，往里探头探脑。他用手电筒四下扫看——地上堆满了杂物，一块大木板挡住了窗外的光线。难怪这里这么昏暗！

阿星上前用力推开木板。

“呱！”

一只乌鸦在木板后振翅鼓噪！

因为总是找不准窗户上的破洞，受惊的乌鸦只好在阁楼里像没头苍蝇一般乱飞乱撞。阿星趴在地上躲避“黑色轰炸机”，直到它钻出破洞才敢站起身。

“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慌里慌张地跑上阁楼。

“刚才有一只乌鸦，已经飞走了。”

“乌鸦啊，不用怕。”

屋角的一只没有上锁的大木箱引起了母子俩的注意。

“妈妈，我们打开吧。”

“嗯。”

妈妈打开箱子，原来里面满满地装着旧衣服，从婴儿的开裆裤到十几岁少年的衬衫应有尽有。

“这是谁的衣服？”

“应该是你爸爸小时候的吧。”

“爸爸的？”

阿星把旧衣物贴在脸上，好像感受到了爸爸久违的体温。

“爸爸，爸爸……”

他抬头再去看妈妈，妈妈眼中有点点泪光闪动，捂着嘴急匆匆下了阁楼。

在杨爷爷的帮助下，妈妈很快恢复了家里的供电，除尽院子里的杂草，修好阁楼的破窗。杨爷爷还为他们搬来一台旧电视，整个老房子焕然一新！就这样，母子俩在老房子里住下了。

妈妈很快投入到创作状态，从早到晚都锁在房间里，只有到了饭点儿才去厨房做些简单的饭菜为娘俩果腹。吃完了，她又像是被老房子吞吃了一般消失不见，唯有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提醒阿星，自己不是一个人住，妈妈还在这里。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阿星把暑假作业全做完了，也把老房子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摸了个遍，实在是没新鲜劲了。有时候在好奇心驱使下，阿星也会想着去屋后的森林中探险，但杨爷爷来给妈妈送新锁的时候警告过母子俩，虽说这些年生态环境大不如前，许多猛兽像狼、豺、野猪之类的已经少见踪迹了，但是山高路陡，地形复杂，不熟悉的人还是很容易在山里迷失方向。想到这里，阿星就会觉得森林好像巨兽幽深的大口，随时会将自己吞噬，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立刻消散不见了。

这一天午后，阿星决定到附近的村子里去逛一逛解闷儿。

这个村子真小啊！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只用了五六分钟。村里只有一家小商店、一家理发店、一个邮局、一个小饭馆和一个废弃的篮球场，路边坐着乘凉聊天的老人，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阿星注意力的东西了。阿星在小商店买了一盒薯片，边吃边往家返。

“站住！”一声硬邦邦的呵斥。

阿星发觉自己被两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围住了。看他们的穿着，应该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其中一个胖子掐着腰横眉怒对阿星，粗声大气地说：“你是谁呀？”

“阿星。”

“阿星？你是城里来的吧？到我的地盘来混，交保护费了吗？”

“保护费？什么是保护费？”阿星感觉来者不善。

胖子冲着自已的小跟班——一个瘦小如猴，吸溜着鼻涕的男孩努了努嘴，“鼻涕虫”立刻劈手夺过阿星的薯片，递给胖子。

“虎哥，这小子有薯片！”

“这是我的！你们……”

阿星很生气，想要上前去抢，却被鼻涕虫挡住了。这个家伙两只手黑乎乎，像是刚刚从泥坑里蹦出来似的。阿星往后退了退，并不是害怕打架，而是担心对方弄脏了自己的衣服。

虎哥接过薯片，分给鼻涕虫一半。

“鼻涕虫，你也尝尝！”

两个家伙故意当着阿星的面大嚼起来。

“小子，有钱吗？”虎哥斜着眼睛问阿星。

“没有！”阿星推开挡在面前的鼻涕虫，气鼓鼓地离开了。

“哼，脾气还挺大。”虎哥摇头晃脑，“来，吃！”两个家伙味味味三下五除二消灭了薯片。

到了晚上，妈妈依然在赶稿子，阿星只好独自坐在院子里，仰望满天的繁星。

乡下的天空的确与城里不一样，星星好像就在眼前，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攥在手心里。阿星这么想着，还真的伸手出去试了一试，当然，他只抓了一把空气而已。

星星再好看，也抵挡不住郁闷的心情。真想回城里去啊！好想念亲爱的同学朋友，想念最爱的足球和滑板车，想念冰凉可口的冰激凌啊……

“唉——”阿星长长叹了一口气。

夜空中有一颗明亮的流星划过，又一颗，再一颗……

对了！电视里不是说当流星出现的时候许愿就一定能实现吗？
我来许愿吧！

阿星学着电视剧里主人公的样子，闭上眼睛，双手相扣，心中默念：让我回家吧！让我回家吧！让我回家吧……

当他念到第四十一遍的时候，耳边传来越来越大的隆隆声。阿星心中窃喜：天神听见我的愿望了吗？他要把我带回城里去吗？他赶紧睁开眼睛，只看见一颗巨大的火球从空中掠过，飞向黑乎乎的大山深处。很快，火球消失在山的背后，又过了几秒钟，一声闷响从山后传来，大地微微颤动。等到颤动完全消失，周遭又再次寂静无声了。

阿星很遗憾地发现自己并未如愿回到城里，只好噘着嘴回屋睡觉去了。

虽然很不喜欢乡下的单调生活，可是日子还要一天天过，为了不至于无聊死，在向流星许愿后的第三天，阿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大森林探险！

在山村的这一个多星期里，阿星一直观察着老房子后的森林。时间长了，他发觉森林里并没有跑出来野兽或者鬼怪，相反，小鸟的啾啾鸣叫声和夏虫的呢喃很悦耳——大森林给他的感觉并不那么可怕了。